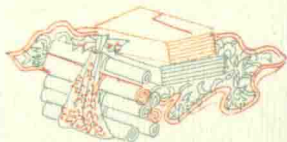


书物风雅

陈麦青 著

s h u w u f e n g y a



书物风雅

陈麦青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物风雅/陈麦青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3. 7

ISBN 978 - 7 - 101 - 09149 - 6

I. 书… II. 陈… III. ①汉字 - 书法评论 - 中国 - 现代②中国画 - 绘画评论 - 中国 - 现代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3276 号

-
- | | |
|------|--|
| 书 名 | 书物风雅 |
| 著 者 | 陈麦青 |
| 责任编辑 | 李世文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5}{8}$ 插页 4 字数 108 千字 |
| 印 数 | 1 - 6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149 - 6 |
| 定 价 | 32.00 元 |
-

书物风雅

文章风雅人好玩

郑重

读书识人，知契有缘，我与麦青，兼而有之。

某岁，应邀去浦东参加长风堂雅集，少长咸至。与我座位相邻的一位年轻人，询问其姓名，答曰：“陈麦青。”“莫非你就是写《祝允明年谱》的陈麦青？”颌首答曰：“是的。”“在复旦读中文？历史？”答曰：“中文。”“师承？”答曰：“恩师蒋天枢先生。”“噢，学有专攻，难怪那本《年谱》做得如此扎实。”再颌首答曰：“不敢当。”在爽朗简洁的回答中，流露出些许孤高傲气。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惜语如金的人，在饕饮之际却是另一番景象：神采飞扬，与在座的诗龙酒虎，谈艺论画，说古道今，声彻户外。初识麦青的印象，萦绕于怀，至今仍清晰而难忘。

由读书而识麦青，知麦青则更读其书。他虽然健谈善辩，但凑得起热闹，也耐得住寂寞。师从蒋天枢治文献之学，又不仅仅只是正襟危坐于此道，而是常常忙里偷闲，以文献功夫作舟，纵游于碑帖、版本、金石、书画诸学之中，领受着清风明月，探穴入谷，钩沉索玄，得资料、史迹、掌故轶闻于赏玩之中。正是文献学使他在学海中悠游有致，触类旁通。对别人研究过的东西，麦青往往能订讹补遗，探幽发微，其用功之勤，非一般浅尝辄止者所能企及；且新解时出，又不为穿凿，与当下耳食家好逞臆说为创获者，更为迥异。

《书物风雅》，长篇短笺，郁郁勃勃，古典与今典，史实与传说，生者与逝者，真迹与贋品，经他剪裁、组织与穿插，互为印证，信笔写来，质实有味而又清空放浪，读之有峰回路转之妙境。碑帖影印通常被认为无外乎技术，虽能化身千百，似难得文化气韵。而麦青写来，则从底本的墨色、纸张、考据，一直说到流传中的离合，藏家之命运，原迹与影印本之长短高下……化技术为文化，融世事沧桑于学术探讨之中，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张珩《日记》、王季迁《读画笔记》、谢稚柳《评（台北）故宫名画三百

种》，对书画常常以数语、数字甚至一字作评鉴，简之不能再简，令初涉书画鉴定者如坠云雾之中，但麦青以三大家之说互参，抉其异同，陈述己见，使简单的丰富起来，并常能于人不经意处有所发现，点破迷津，令人豁然。徐森玉、叶恭绰为中国近代文博大家，且都以鉴藏著称环宇。麦青在《典范》、《“本无一物更风流”》二章中，以史为据，写二老的眼力与胆识，除了写徐森玉“鉴宝无数，识人有量”、叶恭绰“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家器识之外，更多是神游于两位大家的精神世界，撷其品藻，禀其风神，从中可感到他把对旧文化人、传统文化的留恋、敬畏情愫，传诸笔端，溢于字里行间，让人手持一卷，不仅是在读书，更是在读人，读懂他笔下的古人与今人。

麦青好玩，他的碑帖、金石、版本、书画之学无不都是玩出来的。处身于作者和读者之间，麦青深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仅要自己玩得开心，还要让作者玩得开心，读者玩得更开心。《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的印行，麦青可谓大玩了一把。原始稿本因无传抄、翻刻之讹，具有可靠的版本价值；藏诸秘阁，研究者使用时机遇难逢，而作者心血亦几付云烟。麦青从上海图书馆数以千计的稿本

珍藏中，精选明清学人稿本四十六种，影印成六十巨册，利及当今，惠及后人，也为血肉已化作泥土的古代学人招魂，使其如同死而复生。而麦青自己也玩得不亦乐乎。麦青不只好玩，而且会玩，会玩即不拘于泥古不化，而是能玩出新意。朱维铮“以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走出中世纪》，在矛盾的陈述中，还历史本来面目，有悖于“主流话语”，不只是作者要“敢于担当”，麦青何尝又不是如此呢？正因为两者的“敢于担当”，才使读书人获得一份“难得的缘福”。

不知者以为麦青有着落落不羁、离离寡合的自负，知者则了解他是尊师重友、虚心好学的谦谦君子。他少年时代即有幸问学于吕贞白、胡道静等名家；进入青年，又考入蒋天枢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并得顾廷龙、潘景郑指授版本、碑帖之学；而与洪丕谟、许道明乃至近年逝世的黄裳、朱维铮等学人，情谊都在师友之间。麦青对他们总是心香一瓣，情怀温婉，在内心深处敬之若尊神。麦青以文、以书、以酒会友，珍重朋友若生命，而朋友也对他以为可信赖和依恃。我与他的谋食之地隔路相望，他常偷闲过舍下长谈，摊书共乐，有时竟至夜半，去马路边小馆吃罢夜宵

方散。我也以此为乐，视麦青等青年朋友，为晚年生命中的宝贵财富。

我曾抄过龚自珍的一首诗送给麦青，今天仍以此诗作本文的结语：

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癸巳正月初五日于百里溪书屋

目 录

文章风雅人好玩	郑重	1
碑帖影印本说		1
宋拓《淳化阁帖》潘祖纯本述略		28
古代书画鉴藏的重要文献		35
稿本的价值		
——《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印行缘起		45
书好缘美		55
附：难忘书缘——纪念黄裳先生		60
爱读的书，喜欢的事		65
附：人有个性魅力，书见学问担当		70
典范		75
“本无一物更风流”		90

环草庵中张大千	107
关于朱省斋	121
前辈风雅，无处不在	149
王季迁先生的古画鉴定	173
以古人自期	189
如愿之美 共赏之乐	
——顾洛阜收藏中的精华	205
绝响的记录	220
不乏珍善的民国刻本	243

碑帖影印本说

随着照相术的发明东传，以及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兴起发达，碑帖影印本以其较钩摹、椎拓等传统复制手段更为保真传神和便捷高效的优势，对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直至今天的书法教学、书学研究、品赏鉴定，乃至其他相关学术等，都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和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而关于由此存世的众多碑帖影印之本及诸多相关问题，虽然已经并将日益受到学界艺林的关注重视和研究探讨，但与那些钩摹、传拓之本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和空白。本文拟就碑帖影印本之作用、要求，以及历来各家碑帖影印本之略评等，先述管见，期作引玉之砖，以就正于世之方家同好。

一、碑帖影印本之作用

碑帖影印本，尤其是那些慎选底本、精印完备者的作用，从学术、资料价值等角度而言，略有以下数端。

一是能比钩摹、椎拓等更为真实有效地将原作，尤其是一些平常不易一睹的珍稀孤本，化身千百，从而满足研究、临习甚至鉴赏的不同之需。正如施蛰存先生所言：“近代影印碑帖，既不失真，又复美观。机轮乍转，化身千百，更较椎拓为便捷。”并且还能视特殊要求，如字迹较小的竹木简上所书，按需全部或局部放大，巨细无遗。随着照相、印制技术的日新月异、不断进步，影印的质量也日趋精善，其程度已远远不止古人所夸“下真迹一等”，而几可谓差能乱真了。加上其收罗、流布均能克服原件固定深藏各处的局限，使珍稀文物成常见资料，无论对推进学术研究还是提供临习范本，乃至品鉴参考等，皆堪称功莫大焉。

二是当原作尤其是那些名作孤本不幸毁佚之后，因先有影印而仍得传其真貌。如众所周知的“书圣”王羲之墨迹，在经过一千多年无数天灾人祸、沧桑变迁后的今天，不仅真笔早已荡然无存，即便是那些“下真迹一等”的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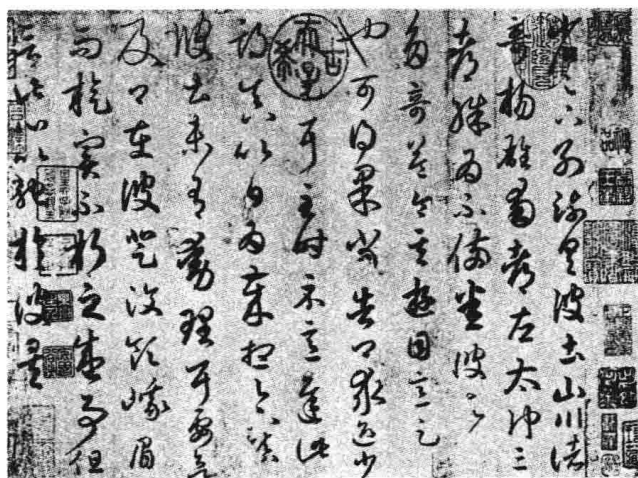
摹古本，也稀若拱璧，屈指算来，数十而已。其中有一件清末流往日本、为安达万氏所得的《游目帖》（一称《蜀都帖》），虽其临摹时代尚有可推敲之处，但原件竟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无情战火之中。所幸有昭和初年摄下的影片，世间才存有这件王书传本诸迹中的特殊之本。又如五代书法大家杨凝式的代表作之一《韭花帖》，世传三本，其中有二种是摹本：一为民国间收藏家裴景福壮陶阁旧物，有正书局曾经影印；二即原藏清宫、后辗转归无锡市博物馆的《三希堂法帖》所据之底本。而真迹则历经宋、元、明、清诸家递藏之后，为罗振玉所得，并影印于其《百爵斋藏名人法书》之中。1945年佚失，至今未明下落。倘无罗氏精印之本，除非此名迹重现，就恐怕再也无缘见其原貌了。另有一件与刻本笔体相同的三国魏钟繇《荐季直表》墨迹，原为南宋内府之物，元代在陆行直家，明中叶为著名画家沈石田所得，旋归华氏真赏斋，刻入其《真赏斋帖》中。复入清内府，并摹刻于《三希堂法帖》。至民国间毁佚，遂使仅存的一纸照片奇货可居，身价不凡。而钟繇、王羲之、杨凝式及其书迹，在中国书法史乃至整个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民国间著名金石文献学家罗振玉，因嗜于此，更深悟其理，故每知有善本孤帙，即想方设法，以谋影印；且往往品质精良，颇为学界艺林宝贵。他曾在吴湖帆处获见南朝梁永阳王萧敷并敬太妃夫妇墓志，“因劝吴君以写真玻璃版早日印行，俾传之艺林，乃至今尚未见传本。今年吴中兵事，闻此尚未入劫灰，则印行之事，不可再缓。暇当移书湖帆，更申前请”。后终有印本，更幸其原件亦至今无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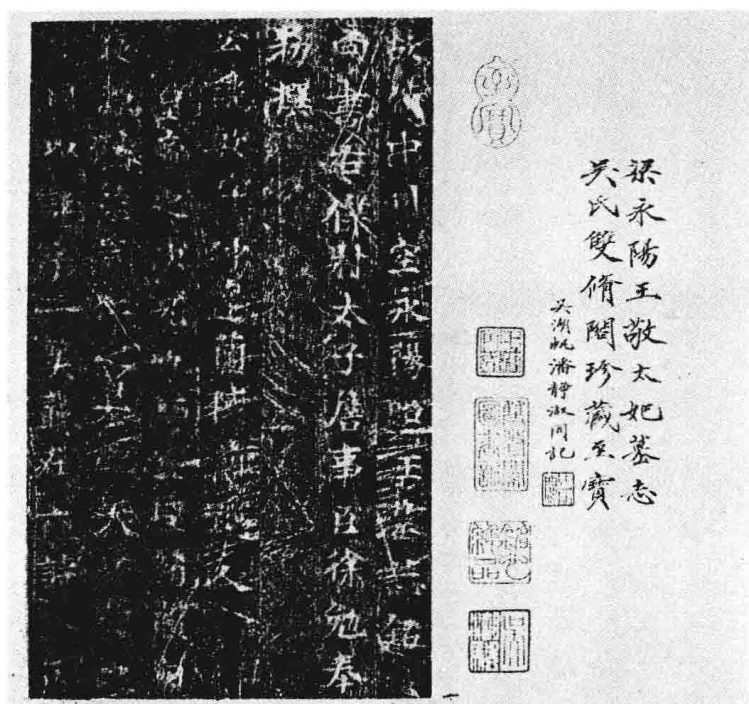
三是当极具文物价值、甚至是国宝级珍品的原件不幸残损之后，能为其修复提供可靠的依据，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宋代米芾精品《苕溪诗》卷。此卷原为清宫旧藏，辛亥革命后被废帝溥仪“赏”出，流落民间。复惨遭劫损，不知去向。后虽然侥幸于20世纪六十年代初又被发现，但已失去明代李东阳所篆引首，前后隔水及书心本幅也被搓揉撕坏，致残缺原作中“岂念”、“冥不厌”、“载酒”等字，至今无法找回。赖有延光室所摄完好之本，修复时才得据以钩摹补全，从而不仅使这一国宝差无残缺之憾，并且所留未残时所摄影本，就保存该卷最真原貌的资料价值而言，似有略胜现存摹补原件之处。另一件同为国宝级巨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唐摹《万岁



米芾《茗溪诗》卷（局部）



王羲之《游目帖》(一名《蜀都帖》)



吴湖帆旧藏南朝梁《永阳王萧敷并敬太妃夫妇墓志》(局部)